

烟台故事

牟平山沟里的  
“地下印刷厂”

宋世民

由茅盾先生翻译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一文，曾是我国初中语文课本的传统篇目，文中详细介绍了沙皇俄国时期革命者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郊区创设的一处地下印刷所。1903年，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在此借一盏马灯的光亮，用一台脚踏印刷机，印制了大量革命文件和宣传品。1906年，印刷所被宪警发现并破坏。1937年，苏联政府为了保存这处革命史迹，原样复制了构建隐秘精巧的地下室及地面居住小院，作为纪念馆保存至今。

那些年，一起读过这篇课文的人们可能不会知道，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的八路军中曾有一批穿着军装的“印刷兵”，他们既在残酷的战场浴血战斗，又经常秘密掘洞装机、印制报刊。敌情危急时候，为遮人耳目，供人进出的洞口只能容一人匍匐爬行。洞中无光亮，一碗油灯昼夜不息。靠人力驱动的印刷机日复一日铿锵运转，一张张《大众报》及其他印刷品，就从这里飞向胶东各地，传递革命信息，鼓舞斗志。

那是1942年11月中旬，日伪军两万余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分区“扫荡”我胶东抗日根据地。第一阶段从我根据地的外围开始，在烟青路东侧的栖霞、海阳等地“拉网合围”；第二阶段向我东海根据地合击“清剿”；第三阶段向我西海合击。胶东大众报社此时的驻地正处于“拉网合围”区的中心，报社全体人员随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机关干部都落入敌人的巨大包围圈。困境中，铅印厂厂长李征夫带领部分印刷工人，拼死突围成功，在敌占区前沿，秘密完成印刷石印版《大众报》的艰巨任务。

这次反“扫荡”开始时，报社延续以往经验，采取就地疏散、化整为零，与群众一起行动的方针，机器、物资全部分散转移出去，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以利尽快复刊。按照这个战前部署，敌伪军进入根据地后，大家都顺着敌人前进的方向撤退，以便伺机甩开敌人，突出包围圈。

谁知敌伪军白天靠飞机指示目标，尾随我方人员，边搜索边前进；夜间则沿包围圈烧起篝火，每个火堆周围都有成班的士兵巡逻，以防我方突围。报社的全体人员被迫向东南方向撤退，彼此之间多已失去联系，及至分头撤至马石山区时，才发现已陷入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

危急时刻，铅印厂厂长李征夫带领几个人攀爬到马石山高处，四下一看，这才发现东南西北全是敌人，似乎没有任何空隙能冲出去。他们没有束手待毙，几个人借巨石

掩护，仔细观察，寻找封锁线的薄弱环节，又试探着突围几次，都被密集的火力压了回来。人没冲出去，反倒再次被打散……

这时山上人员复杂，又多又乱，部队、民兵、地方干部、群众混杂在一起，报社跑散的人员很难再集合起来。此时，李征夫身边的战友仅有姜克涌一人。三年前，他们两人共同经历过惨烈的河南村突围战，有殊死一搏的战斗经历。面对险情，两人略一商量，决定在天将拂晓时设法接近封锁线，择机冲出去。凌晨，他们趁夜色爬上一个山头，还没选好突围线路，一排子弹擦身而过，显然已被敌人发现。二人随枪声迅即卧倒，也顾不得察看地形，双手抱头顺着脚下的山沟滚下去。敌人射击过后，发现目标消失，也没再继续追击。

李征夫冲出包围圈后，发现报社有些同志也从不同方向突围出来，大家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打听其他战友的下落。有人在与战斗中牺牲，也有的在带领群众突围时失踪……还有人告诉李征夫，亲眼看见铅印厂的李学义、杨松等人没能冲出火网，被敌人抓去……可没过几天，这些人又回来了。原来，大家反“扫荡”时都脱下军衣，换上了百姓装束，没能突围的同志被敌人押到烟台后，几经审讯，都一口咬定自己是老百姓，后被派去修复被破坏的公路。李学义在铁口附近修路时，乘敌人防备不严，便跑了回来。接连几天，突围出来的人员陆续返回原驻地，一些战友牺牲的噩耗令人悲愤不已，大家心里只想尽快恢复出版，用实际行动打击敌人、慰藉亡灵！

报社领导分析形势后，认为此时敌占区边沿地带可能相对安全些，便将部分人员、设备迁移到牟平敌占区附近的金家庄、罗家庄。这时要出版铅印报已不可能，租房子、装机器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即使正常开机，由于缺少敌情通报，遇到偷袭时也很难及时拆解掩埋机器，唯一办法是秘密潜伏工作。

大家在两个村之间的大山沟内选中一处隐蔽位置，挖了个大洞，把四台石印机安装在里面。电台的同志则撤到驻地山上去，借着月光抄收新华社电稿，由化装成拾粪、串乡小贩的交通员秘密转交到隐藏机器的洞穴。为防止敌特、汉奸发现破坏，此处“地下印刷厂”构筑得相当巧妙，洞外除留几个通气孔外，连门也没有，只留一个仅能爬着进出的小洞口供人出入和传递东西。对此大家严格保密，也不让群众知道。平时除布置几个人

在洞外站岗放哨外，其余同志在洞中轮班工作，昼夜不停。四台石印机除印报外，还突击印一份64开纸的小册子，书名是《今年击败希特勒，明年击败日寇》。

这石印机虽说比铅印机体积小、结构简单，不用设置铅字库房，实际操作起来也挺麻烦。这种240多年前问世的古老设备，需由两个人操作，一人将附有文字的石印版，经打墨、铺纸、压紧后，另一人转动摇把，推动石版实行压印。印完一个版面，需将石面字迹磨掉，仅磨一次石版就需20多分钟。因没有煤油灯，洞里照明也因陋就简，在一个大碗内放上些食盐，中间放上根用棉花搓的灯芯，倒进些花生油，点燃灯芯即可。这种灯油烟多、光线暗，用磨石蘸水磨出来的石版很难看清是否留有旧字迹，为保证报刊字迹清晰，只能延长磨版时间。压版、提墨、压印几道工序下来，印成一页报纸需两个人忙活一分多钟。几百份报纸印出来，人累得腰酸腿酸软却没人叫苦，大家惦记着尚不知下落的战友，人人心里憋着一股气，每当从石版上揭下一张印好的报纸或书页，都要说上一句：又消灭一个敌人！是发泄愤恨，也是为自己鼓劲。

因为天气寒冷，石印油墨凝固不能用，要用木炭火来烤化，油灯烟加上木炭烟在洞里乱窜，每个人的脸上、鼻孔都是黑乎乎的，彼此看着都憋不住笑。洞里无法设灶生火，就轮换派人进村做饭，每到开饭时间，外面的同志便将焐好的地瓜、玉米饼子、咸菜送进洞来，别看饭菜简单，吃起来很香甜，谁心里都明白，就是这样的饭菜，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换来的。此时敌人就驻扎在附近，随时都可能被偷袭。

有一天晚上，轮到李征夫、王挺先两人到村内做饭。饭刚出锅，村北头敌人的机枪响了。两人抬起饼子拼命往外冲，由于跑的路径恰是敌人机枪扫射的死角，竟然安全脱险。偷袭的敌人进村后，搜索半天也没发现石印厂的设备，打伤了几个人也没问出结果，但群众赖以生存的牲畜却被打死了数头。

就这样，在日伪军残酷“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由李征夫、王挺先、尹仲琪、姜克涌、曹吉友、姜清海、胡玉功、郝才茂、姜尚友、姜树梓、王元国、于伍、张进之等30多人组成的“地下印刷厂”，毫不动摇地坚守在山沟洞穴里，在烟呛火燎的阴暗环境中，始终没有停止印报工作，直至取得反“扫荡”战斗胜利。

## 乡野四碑首

樊军

一场初雪后，与朋友相约到栖霞的元古道场游玩。道场往昔因有道士结庐为居、传道乡里而得名。道场内有一道士庐，道士庐顶有一方湖塘，三五成群的香椿雁、小水鸡聚在岸边起舞嬉戏，好一幅水墨写意画卷。行至湖塘东南道旁，忽见有一米高的水泥平台，大理石底座之上四块整齐的碑首赫然入目，古朴拙美，落叶铺衬，给苍茫冷寂的道场平添厚重之感。

四块碑首一字排开，均高一米有余，八九十厘米宽，十来厘米厚，正反面均刻有“双龙戏珠”雕饰，却均不见碑身碑座。细看起来，因年代碑文内容不一，龙的图案有所不同。

第一块“圣旨”碑首。俗称“龙头碑”，石灰岩质地，上方“双龙戏珠”，像极蛟龙，颇有“圣旨”二字。背面图案轮廓模糊，磨损严重，龙首部分没有镂空，成高浮雕样式。

第二块“褒扬”碑首。汉白玉质地，品质为四块碑首之最，通体雕刻着精美的双龙戏珠，两条腾飞的巨龙，驾着祥云盘旋在石碑的顶端，在龙身下方刻有微型双层石牌坊，正中为“褒扬”字样；整个碑首背面竖刻“流芳百世”四个大字。

笔者好奇心起，拍片请教文物部门的专家朋友，得知这类石碑多为贞节碑、功名碑，但碑首实物却较为少见，栖霞牟氏庄园文物库还有一块。碑文多为各级褒奖对社会有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的家族或个人，立德、立功、立言，激励当世，垂之史册，昭示来兹。

“流芳百世”，是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最理想的家国情怀，然而能“流芳百世”的往往是代表民族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

第三块“公令”碑首。胶东地区已不多见，本地花岗岩质地，“双龙戏珠”纹刻精美，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公令”二字更彰显出一种君威，以公文碑为主，类似现代的“公告”，比如各级州府县衙令百姓保护山林等；碑首背面的“恩荣”二字，“受皇帝恩宠的荣耀”之意，一般记载历代皇帝对名门望族或名士的褒奖，有时同于“褒扬”，包括各种敕书、诰命、御制碑文等，通过重君恩来彰明祖德。

第四块“圣旨”碑首。与第一块相比，双龙的造型略有不同，质地为本地花岗岩，背面的整个图案纹路清晰，美观大方，为典型的双面透雕工艺，凝练着古代工匠精湛的石雕技艺。

相距四碑首不远处，还有一块清代戒赌碑的碑身，石灰岩质地，一米半高，六十厘米宽，十七厘米厚，告示碑文楷书镌刻，字迹清晰，遒劲有力。右上方碑题《钦加同知御特授栖霞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郑》，正上方碑章，隐约刻有“栖霞县印郑晨之制”字样，正文为地方禁赌的乡规民约。左下方落款处有“咸丰十二年”“阖屯人等敬立”等字样，应为县衙批准，全村人发起，郑晨之为功德主出资修建，通过戒赌寄托“家和万事兴”愿望的乡风碑，距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历史。

同行的山东大学教授赵卫东先生感叹：四块碑首和戒赌碑雕刻都很精美，民间难得一见，它承载着胶东乡间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乡愁。探询元古道场庄主人，对方说自己可能与这些乡间遗珠有缘，四块碑首中有一块是农场开发时发现的，其余三块和戒赌碑皆从河床、道边等荒野之地偶得之。他觉得是文物，便请人逐一搬运回道场安家，也算是对古人留下实物的一种保护和传承。